1. 只有神智不清的人才會懲罰身體。因為他在那兒見到了那小小間隙，但後者卻不在身體裡。身體既不會審判自己，也不會把自己變成它所不是的模樣。它不會費力把痛苦轉為快樂，也不會往塵土中尋求持久的快感。它不會告訴你它的目的，它也不明白自己所為何來。它並不加害，因為它既無意願，也無喜好或疑慮。它不會對自己的本質抱有懷疑。因而它也毋需好鬥。它可以被加害，卻不會自認受害。它並不接納任何角色，但卻會毫不反抗地聽命於你。

2. 這東西雖無法看，你卻要它為你眼裡的景象負責，雖無法聽，你卻要為自己討厭的聲音而責怪它——這種觀點確實神智不清。你若懲罰它，它也並不受苦，因它從無感覺。它會按你希望的方式行動，但它從不做決定。它既不生，也不死。它只會漫無目的地走上你為它設定的道途。一旦你更動路線，它也能從善如流。它既不會選邊站，也無法評斷它所走上的路。它的眼裏沒有間隙，因為它並不憎恨。它可被用於憎恨之途，卻不會因此變得可恨。

3. 不論你憎恨、恐懼、厭惡、或想要的是什麼，身體一概不知。你遣它出去找尋分裂，並活出分裂。接著你又恨它——你恨的不是它之為它，而是你利用它的方式。你嫌惡它的所見所聞，又憎恨它的渺小、脆弱。你鄙夷它的舉動，而非你之所為。它為了**你**而看，為了**你**而行。它聽的是你的聲音。而它的渺小、脆弱亦是你之所願。它好似在懲罰你，因而理當承受你對它的恨，畢竟是它限制了你。但你已將它視為限制的象徵，因你希望自己的心受限，也希望它能看見並維繫這種種限制。

4. 在你認定從屬於你的那一小部份心靈與其餘心靈之間存在著一道間隙——那些心靈實際上也屬於你——而身體則代表了那道間隙。你恨它，但你認定它就是你的自我，因而沒有了它，你就會失去自我。這就是你和每一位寧可與你分裂的弟兄所立下的秘密誓約。每一回你見到自己遭受攻擊，就會再次暗中發下誓言。人們若不是認定自己遭受了攻擊，並因此落敗，就絕不會感到痛苦。你與疾病的誓約沒有一個會被有意識地說出或者聽見。但那卻是你對他人的承諾——讓他先傷害你，你再反擊回去。

5. 疾病即是你對身體發洩的憤怒，以便令它承受痛苦。這是你暗地裏做出的事，但後果顯而易見，亦和他人與你分離的秘密願望相符，一如你想與他分離。除非你們倆都同意那是你們的願望，否則它便產生不了任何後果。只要任何人說道：「我的心和你的心一體無間」，他就守住了上主的承諾，而非他對死亡立下的永保忠誠的渺小誓約。他若能療癒，他的弟兄也將一併痊癒。

6. 讓下面這句話成為你與每一位弟兄的協議吧：你願與他一體，而非分離。而他也會守住你與他定下的承諾，因為這正是他對上主的承諾，也是上主對他的承諾。上主會信守自己的承諾；上主之子也會。他的天父在創造他時確實這麼說過：「你是我永遠的摯愛，反之亦然。你要如我一般完美，因你永遠無法與我分離。」祂的聖子忘了自己曾答應道：「我願意」，即便他就誕生於這一承諾。但只要他拒絕共享罹病的承諾，並讓自己的心得到療癒、重歸一體，上主就會令他想起自己做過的承諾。若與上主的旨意相較，他的秘密誓約一點兒力量也沒有，因為他共享的是上主的承諾。而他做的替換並非出自他真心所願，畢竟他已親自承諾了上主。